學蔀通辨

學蔀通辨終編敘

愚著學蔀通辨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蔀之辨亦既詳既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辨者何曰前後續三編闢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蔀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識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爲己之學也蔀雖辨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辨也曰終編云者辨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辨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

本者其大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真似是非之辨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裒成篆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叙

學蔀通辨終編卷上

此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心

- 仁義禮智　德性　義理　道心
- 虛靈知覺　精神　氣稟　人心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辨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視

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
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
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
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圖具而同異之辨明矣
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
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

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與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譏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為主佛以知覺為主學術真似同異處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為主也傳燈録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

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邪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爲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爲用也

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胸中不如有二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爲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知覺渾融爲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爲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

乎義理以爲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欲必不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其二以爲一者非至學也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箇精神知覺便

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為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為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為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慈湖謂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

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
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
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
甚麽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柰何猶假
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
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
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
以來只是二道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
不知何時定于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即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為德性為道為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柁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為柁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道心爲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廷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尚何得暴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爲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爲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爲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

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陳

北溪所謂氣含兩頭即此意也

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即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為善為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為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為氣尚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於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爾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

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辨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耶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卽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

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

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

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懸空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不可謂仁即心心即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行也不可謂義即路路即義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而

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為聖門事業合於聖賢之旨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學者能存此心便了則與釋氏即心是佛陸學即心是道同轍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即是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義理之悅我心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辨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子物皆然心為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即道明矣

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不使為利

欲梏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爲求放心失之遠矣柰何爲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求放心即是求仁學問即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

辨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學問之道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箇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學問即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爲精神之心尤明矣

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

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為學問基本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破

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

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一於虛無而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為甚害而意見之為害甚矣豈所以為訓草木子曰金谿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何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為病纔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

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爲渠所謾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辨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也邪

學蔀通辨終編卷上

學蔀通辨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或曰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

攟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
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
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
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
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
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
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
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
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

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 並朱子語類

此卷所載乃真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救
偏藥病之言爲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
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行而
後知其橫說竪說誑𧋍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
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朱子語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孫子

語類

上諭先後知為先也此論輕重行為重也皆確論

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

如此便不是旣見了便行將去朱子語類

朱子平日論爲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

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
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旣
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
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
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並朱子文集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
於禪學近世爲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來喻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

發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惰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荅符舜功書云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邪此雖朱子文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
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
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
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爲心
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
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
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
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又答書云以敬爲主則

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並朱子

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道達德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

解做領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 並朱子語類

此二條言爲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

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此說終是偏病道理

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

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

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荅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爲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

用敬字幾說着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
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醉同意異吾儒主
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月心不可泊
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
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
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
無欲而靜則即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
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
同專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疎畧於此等處未
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令終日危坐收歛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朱子語類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 朱子文集

此二條卽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辨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攷

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敎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此書王陽明採入晚

年定論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者正此也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

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彼近世靜坐求中之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學邪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即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

以經書爲糟粕註脚以讀書窮理爲逐外爲障礙
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
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
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
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
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朱子語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以致中爲敬以直內以致和爲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爲敬義夾持卽與此同意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爲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而已發有可辨别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啓學者鶩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爲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始緊爲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狥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

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辨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

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顔淵克己復禮之月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爲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朱子語類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荅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

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朱子文集

此書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今攷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譏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辨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

辯詆徧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

旨即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攷而妄議之過

今攷證于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旣

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

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

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

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

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

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僞　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其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説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

人之敝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

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按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槩不過曰務知而緩於行也鶩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之而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籌之熟而近世祭言不精立論輕率妄肆譏先賢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已也特考著于篇

居業録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關示爲學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衰不係於天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朱程亦可以無譏矣其言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騁其聰明矜其辯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

程朱不爲而欲爲佛老烏在其爲智

學蔀通辨終編卷中終

學蔀通辨終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辨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輙逞已見妄有訾

議或勦拾成説以衒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
淸之言眞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
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
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
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
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
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
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攷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
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説

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畀序之

王陽明荅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

子學術爲殺天下後世爲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辨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愚按周易卦爻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爲卜筮設繫辭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由此觀之易非是爲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筮何過楊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欲爲新室佐命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則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

荷亭辨論乃左右楊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菴日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

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或徃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學者槩未嘗深攷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爲義外爲支離愚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爲至周即至也明猶至也朱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爲正意念之用

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
泥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
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
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
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
八荒皆在我闥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
據愚按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
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

去巳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
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巳是克去人巳町畦無
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
儒入佛尤為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曰
有見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
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
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
而聖人之學亡即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
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

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即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況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甚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嘗見

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様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均之爲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爲得中道爲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

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
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
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
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矜世盜名多
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菴說得極公困知記曰
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
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
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
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眞是無窮其間細微曲
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

此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
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咈
或曰佛學之害經傅太史韓文公辨之不息至二
程子辨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
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磨謂某人
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
謂近世闢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
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
而始得其髓是故闢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
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辨始息而後士大

夫自此無復叅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爲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

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横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黄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籍籍皆因朱子辨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辨之不息辨之不止遂起吳草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即其假似亂真之實即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辨陸學而不辨其養神一路譬之詰盜而不獲贓固無以服人心而

成獄也此朱子之辨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寃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辨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邪然暴白而寃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辨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機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天下盡爲所蔀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矣非朱子晩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亦盡爲所蔀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從而辨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

實自况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辨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

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
顔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臯夔程朱之功賢於伊
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
卑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
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
創業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
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説闢雜
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顔曾子思之傳此聖
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爲難何也

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闢邪不假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迴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佛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一生釋群經以明聖道辨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

之至於闢異息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甚知也盧國瑞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息邪之功著矣豈嘗謂程氏明道朱子之功也顯諸仁闢異息邪朱子之功也藏諸用

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爲其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陷之甚爾近理而大亂真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卽真而辨之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爲陸而不知陸學之禪

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能行於西戎戎狄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以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辨若眞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其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辨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

只是為他所蔀看他不破今輯為此編誠欲與天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按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佛之道為高妙為簡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為粗淺為迂遠而難至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為儒佛同之說又變為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為改頭換面陽儒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為支離而陸學為簡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為朱

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晩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欺都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㢩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都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且不敢褻愚爲此辨實天啓其衷何忍棄褻不爲天下後世布之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於是卽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

於佛人但知其爲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爲所鉤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也於是集爲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陸人但知其爲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爲所鉤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蔀至此其術精詭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謾蓋術精詭巧至此不得不爲他所謾矣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此言真取心肝劊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爲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蔀著爲此辨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菴霍渭厓之辨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辨禪而辨陸則畧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菴霍渭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辨詳矣然於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覩者猶未免有究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加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爲此辨其是與象山篁墩陽明

謂人處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喜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辨自謂叅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叅禪精子以況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辨禪精子之戲耶

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書張南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横渠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之理由此言之書非天畀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

界之窮界之閒又界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辭之

辨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辭之深而

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辨異同如何曰致

堂辨佛下一截粗迹之辭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

辨佛上一截心性之辭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

槩如此

朱子荅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潛張猶其小者

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

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爲

陽儒陰佛顛倒早晚援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
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
志朱有粟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
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世謂其雜
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
以駁之胡致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
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
朱子後無人敢昌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
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 執序楊子折衷湛甘泉書謂佛

學至達磨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諸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蠹不有整菴湄厓諸公中華其夷乎按崔公此叙甚確第未詳得光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見崔公扣之姑記俟考

古今天下大都被一箇壅蔽爲害朝廷有朝廷之蔽家庭有家庭之蔽官府有官府之蔽學者有學者之蔽朝廷之蔽姦邪欺蔽人主如趙高恭顯虞世基李林甫之徒是已家庭之蔽溺愛不明如前

臾訛尹吉甫爲其妻所蔽天順日録記楊東里爲其子所蔽之類是已官府之蔀以下蔽上如祥刑要覽宋祭酒記工獄之枉歐陽永叔閎夷陵架閣公案見在枉直違錯不可勝數之類是已蔀于家者害于而家蔀于國者凶于而國蔀于學術者亂天下萬世學術此豐蔀見斗之象聖人所以著戒之深是故一蔀除而天下治矣蔀之所繫大矣哉愚嘗因此而推陰陽消長之義究往昔盛衰之故竊有慮焉吾儒人道也陽也禪佛鬼道也陰也孔子生於中國之東震旦也陽也佛生於西域之西

異位也陰也中國陽明之區也戎狄幽陰之域也儒道宜行於中國佛道宜行於戎狄斯陰陽各止其所華戎各安其分也苟中國而尊禪佛之教華夏而行戎狄之道則陽失其爲陽而陰得以乘之烏得而不啓猾夏亂華之禍乎西周中葉西域已有佛矣然是時文武治隆孔孟繼作聖賢道盛佛無由至也迨及東漢聖賢不作中國道衰佛於是乘間而入魏晉繼之其教益盛夷狄之道遂大行於中國馴有五胡亂華之禍以陰召陰固其氣類之相感也梁武帝不鑒崇奉浮屠益力於是達磨

又自西方而至明心見性之説惑人益甚歷唐及宋至於舉中國之學士大夫而從之陰氣感召戎狄益横安史禍唐遼金禍宋馴及胡元遂盡四海而左袵之其效亦可覩矣今日士大夫柰何猶尚禪尚陸使禪佛之寃駸駸又返耶區區過辨蓋亦杞憂殷鑒抱此耿耿云

或曰子嘗集爲周子全書又爲程氏遺書類編矣二書何爲而作曰二書序備言之矣周子之書朱子嘗表章太極圖通書以傳矣而其遺文遺詩遺言遺事猶多散佚今集爲全書庶學者得以覩大

賢言行之全也二程講學之詳朱子嘗集為遺書以行世矣然皆因諸氏舊錄之本人為一卷言論散見無統今分門類輯庶學者便於考閱而聖賢之旨益燦然矣愚之著為學蔀通辨者因朱子之所已明辨者而益明辨之也愚之編集周程二書者因朱子之所已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也二者皆遵朱子之志成朱子之志也非遵朱子也遵聖賢之正學也

維昔嘉靖癸巳甲午之歲建竊祿南閩適今少宰婺源樸溪潘公潢宗主多士承教之餘間

語及朱陸異同之故建議論頗與公合公因命

考訂建初稿止爲編年二編皆呈似休教今十

餘年矣日居月諸不輟討論修改探究根極始

列爲四編稿至六七易茲迺克就梓令公進秉

鈞衡雍容廊廟而建遯于巖野竊伏海瀕雲泥

異路長安日遠可望不可攀就正無由緬懷疇

昔曷勝寤歎建謹識

學蔀通辨終編卷下畢